

五十年前 读北大

那份同学少年的友情，
是我们永远的财富。

王则柯◎著

1959 ~ 1965



中信出版社·CHINACITICPRESS

五十年前 读北大

王则柯◎著



1959 ~ 1965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五十年前读北大/王则柯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-7-5086-2510-2

I. 五… II. 王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16374 号

五十年前读北大

WUSHINIAN QIAN DUBEIDA

著 者: 王则柯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**印 张:** 13.75 **字 数:** 10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**印 次:**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2510-2/I · 171
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283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目 录

缘起 1

我的大学生活（1959~1965） …5

入学北大…8

课代表任免…13

马校长下台…16

大师本色…20

毕业教育…23

同学被开除…27

生活散记…30

宿舍…37

伙食…53

教室…63

讲座…79

无穷乘积…82

纺织厂姑娘…84

体育…87

劳动…	99
零食…	111
电影…	121
花絮…	131
业余的有组织活动…	133
一再“邂逅列宁” …	135
学习经典著作…	137
队列早操…	141
娱乐活动…	144
常游颐和园…	147
月亮圆缺…	154
发抖的腿…	156
国庆夜狂欢…	158
对比…	161
燕园…	171
基因…	189
尾声…	199
附录：入学五十周年聚会记趣…	203

缘 起

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9年入学的同学，在2009年有一次入学五十周年聚会。聚会前后，都有同学写了一些回忆文章，与大家交流。受到同好的鼓舞，本书从我个人的角度，点滴回忆差不多六年的大学生活。

正如我的许多同学所说，五十年前我们在北大读书的时候，北京大学是政治环境比较严酷的一所大学，而在北大里面，数学力学系总是最“左”，数学力学系又以我所在的数学专业为甚。认识到这一点，我的这些回忆，不以全面、准确反映当时的北大校园生活为己任，只是记录个人的点滴回忆，供有兴趣的读者，增加对于半个世纪以前北大生活一个末端的局部了解。

我的个人接触，相当有限，大体上只限于同班同学和其他班级的少数几个同学。因为远离上层，不知就里，所以在我的这本书里面不会出现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件描述。虽然作为一个学生，我对于前后两位校长都会有一点感应，但这也完全是个人的远距离感应，谈不上公众准确度。最可惜的，是在北大当时有点肃杀的政治环境之下，我们与老师的交往，除了毕业论文指导以外，基本上只限于课堂教学。

由于这些原因，我无法在学问和教育方面准备丰富的材料。为此我只好取巧，从宿舍、伙食、教室、讲座、体育、劳动、零食、电影、花絮等“专题”，谈我们当时在北大的学生生活。为了把这些“专题”串起来，前面的一章“我

的大学生活”，会提供我差不多六年大学生活的一个轮廓。另外，就是从蹭课、逃课的角度，与现在的大学生做一个侧面的对比。在上述专题以后，我会专门谈谈北大校园最核心的部分——燕园，谈谈北大人特有的一点精神。没有在北大这块地方读过书的人，不容易理解以未名湖为代表的燕园在他们心目中的份量。

本书得以完成，首先要感谢北大同窗好友的鼓励和帮助，以及同意我使用若干岁月沧桑的合影。此外，尔山为本书的切入，提供了很好的意见；尔冈也非常关心本书的写作；王敏俐同学帮助拍摄了许多照片；李晖女士和连岳先生阅读了本书初稿；广州美术学院的彭哲同学帮助绘制校园地图和早年燕园鸟瞰；我们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嘉欣同学和蔡哲同学也给予帮助；时在哈佛大学访问的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博士，受托拜访过燕京学社。在此一并致谢。

真实性是我的追求。但是因为全部材料出于半个世纪以后个人的脑海回忆，我不敢保证全部叙述都十分准确。同学和读者如果发现我的叙述之中有什么史实错误，诚望不吝指正。至于具体物事的感受、好恶和褒贬，自然个人色彩，见仁见智，不抱一体认同的奢望。

我的邮箱地址是 lnswzk@mail.sysu.edu.cn 和 ch84111987@163.com，欢迎同学和读者批评指教。

王则柯

识于庚寅年夏

我的大学生活（1959~1965）

这一章，将为全书回顾五十年前我在北大读书的生活提供一个轮廓。大学学习，要从高中毕业讲起。

经济一困难，“运动”就收缩。这是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这场“十年浩劫”之前大约十年时间我国政治生活的规律。从1958年“大跃进”开始，我所在的广州第六中学和别的学校一样，三番五次地停课劳动。到了1959年上半年广东经济生活明显困难的时候，正是我们高三年级迎接高考的时候。因为经济困难，“运动”收缩，停课劳动也就变得比较少了。静下心来读了几个月书，不少同学就已经感觉功课掌握得差不多了。当时的广州六中，同学们有这样的传统：只要天气合适，就会每天下午到江边的学校游泳场游泳。所以我们这些觉得功课已经很有把握的同学，在那个阶段可以说在游泳场度过的时间更长。就是这样，我们每天都泡游泳场，迎来1959年的高考。

入学北大

高考前报志愿的时候，高三大约有一半同学被召集到实验室去，学校跟他们说，“祖国需要你们，党信任你们”，动员他们报考国家急需的专业和机密专业，军工、航空、造船等。物理方面凡是我们的中学生能够想到的，包括无线电、半导体、光学、地球物理、原子能等，都属于鼓励报考之列。

我虽然一直是班级学习委员，还是在1958年学校“勤工俭学展览会”上被挂大照片的全校为数不多的“二级”劳动积极分子，却没有被召集去接受动员。这是我第一次因为“出身”不够“好”（详见后面的说明）正式列入另册。但是我们那时候所接受的教育真是非常成功，以至于我对于没有被动员报考国家急需专业和机密专业，毫无怨言。记得“党叫干啥就干啥”和“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”这两个口号，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号召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热潮中才唱响的，但是远在这个时候以前，多年的教育在我们这样自觉接受教育的学生身上，已经形成了听从安排做“螺丝钉”的人生理念。

我从小热衷于无线电。可是现在，“党和国家”没有动员我报考无线电这样的专业，我就选择了最不机密的数学和民用建筑，当时这些专业似乎也没



○ 北大正门（西门）印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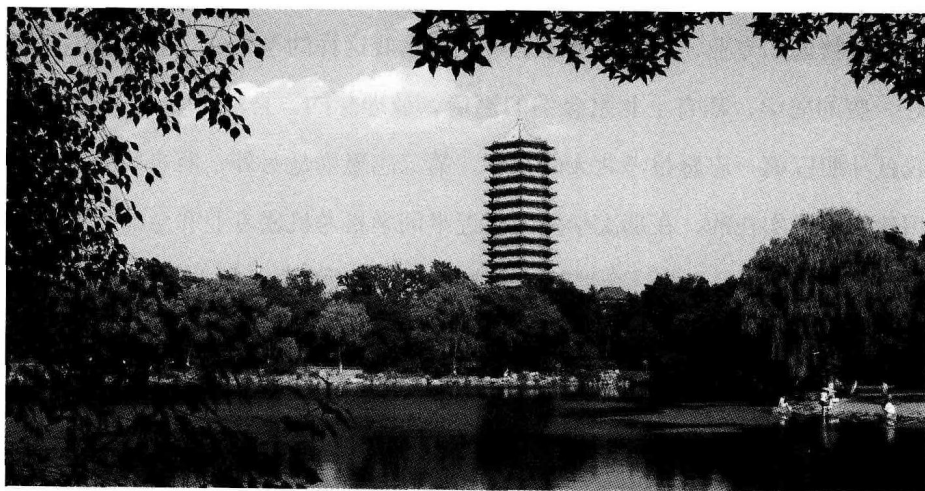
有保密和急需的意思。虽然自己不那么被信任，但我还是相信只要我不冲撞不叫我接近的专业，别的专业还是可能考虑我这样的考生的。当时我们功课好一些的同学，都有上北京念书的愿望。最理想的，自然是北大、清华了。我就斗胆以第一志愿报考北大的数学，第二志愿则是另外一所名牌大学的民用建筑。说实在的，在那次学校动员近半同学报考机密专业和急需专业的会议以前，我压根儿没想过会把数学或者民用建筑作为自己将来的事业。

高考以后经过大约两个月的等待，我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和我要好的同学朱蔚文一起，到北大数学力学系读书，他在力学专业，我在数学专业。在后来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曾经有人揭发，北大的招生“不能坚持党的阶级路线”，1958年强调了一下，1959年又放松了；1960年还是1961

年强调了一下，1962年又放松了。具体是不是这样，待考。

不过，至少对于“机密专业”和“急需专业”，“政治”好不好却一直是决定性的因素。记得入学北京大学以后，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，原来是被录取到无线电系的，按照学系排列的学号都和我们不一样。但是可能因为家庭关系或者亲戚关系不是那么“根正苗红”，在北大报到以后，马上就被召唤到学校办公楼，调整到我们数学专业来。这样看来，高中毕业前夕，学校领导让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被列入另册，未必不是爱护学生的举措，至少可以让我们少碰一些可以不碰的钉子。

从广州到北京，我和朱蔚文坐了三夜两天的火车。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，还没有进入湖南，就已经晕车了，吃什么吐什么，一路全靠朱蔚文照顾。到达北京前门车站的时候，我在清华大学读书即将毕业的姐姐到车站来接我



○ 未名湖和博雅塔

们。想不到下了火车双脚着地，我的状态很快就恢复正常。当我们辗转来到北京大学的西校门进入北大的时候，看到在迎面的小桥两旁眼镜湖的两片水面，各有一支竖立的大水管，纯净的地下水不断地从管子里涌出来，形成两个小型的圆环瀑布。西门一带燕园的景色美轮美奂，很有积淀。后来走到学生宿舍所在的新区，房子却像是火柴盒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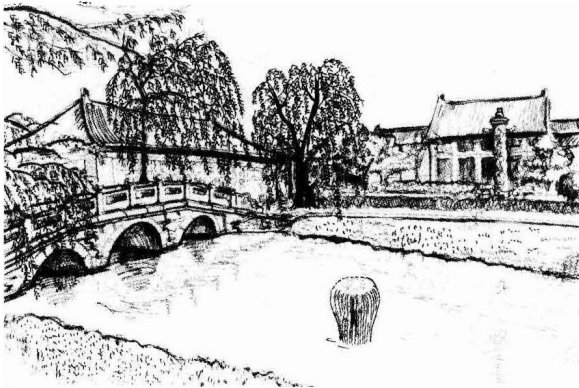


○ 西门进来石拱桥和眼镜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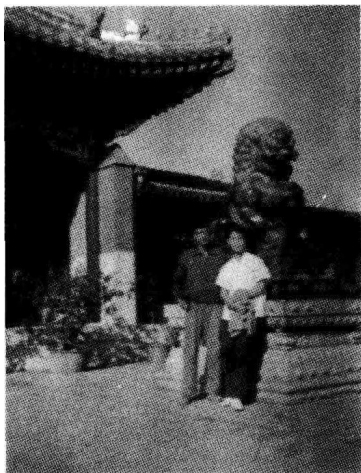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，小桥还是以前的小桥，但是整个眼镜湖水系，则用水泥修整得比我们那时候考究了许多。不过，因为环境破坏，地下水自喷形成两个圆环形瀑布的美景，已经成为难以再现的记忆了。

我们到北京读书的时候，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的时候。当时虽然因为“大跃进”折腾的缘故国家已经相当困难，但是因为全国支援北京庆祝国庆十周年，北京的气象还是可以用“兴高

我们到北京读书的时候，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的时候。当时虽然因为“大跃进”折腾的缘故国家已经相当困难，但是因为全国支援北京庆祝国庆十周年，北京的气象还是可以用“兴高



○ 眼镜湖倒瓶状瀑布回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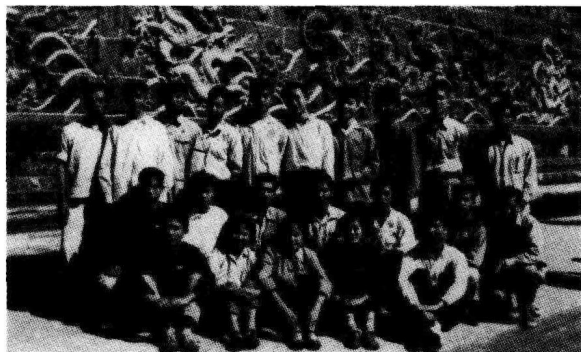
○ 当年儿时玩伴颐和园门口留影

采烈”四个字来形容。天安门自不用说了，只说北京郊区护道的杨树，绿叶婆娑，沙沙作响，已经叫我们这些南方少年不胜赞叹。

刚住下来的次日，我的一位儿时玩伴就来找我，一起上颐和园玩。在广州，我们原来是中山大学附小的同学，后来他父亲因为院系调整来到北大，他们家也就住进了燕东园。小时候我们非常要好，实际上我是他的跟屁虫，因为他玩什么都比我强。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联络，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我到北

大来了的。反正他带了一部照相馆都觉得陌生的127照相机，在宿舍找到我，拉我上颐和园，让我看“八国联军一枪打掉一个佛头”的千佛墙。当时在颐

和园，人们完全没有拥挤的感觉。



○ 当年高中同学九龙壁合影

国庆假日，广州六中我们这一届四个班上北京读书的二十多位同学，相约一聚，集合地点选在北海公园的九龙壁，大家还在九龙壁前面合影留念。